

守一間屋，煨一爐人間煙火

崔婭娜



我人生的前半截，就像一扇常常敞開的門。寒風也進來，月光也進來，別人踏過門檻後，留下的腳印深淺不一。我慌忙地在門口張望，試圖辨認那些腳步，心中揣着蕭紅式的孤注一擲，總想外面有人能給我捎來一整個春天；又或者張愛玲那種低到塵埃裏的清醒，明知沒有結果，卻仍然貪戀，那一點走近時衣袂帶起的、微不足道的溫暖。屋子裏有火塘，但是我的那個塘卻是冷的。柴禾堆在一旁，我總記不住添，總將希望寄託在別人手上的火鏟。我把自己的生活當作一個等待人的驛站，卻忘了自己也是這座宅邸唯一的主人。

這種「忘」，是滲透到骨子裏的。不添衣服就會感覺冷，忘記自己雙手可以生火，所以永遠在求取一點火星。那幾年，我的日子就像是別人口袋掉落的零錢，叮叮噹噹，看似熱鬧，卻湊不齊一個整數。我的脊樑骨天生就比較軟，經常想找個地方靠着；我的眼睛總是望着門外，一瞅就是半天，竟然忘了回頭看看自己的屋子樑柱是否結實，窗戶是否破損。

改變的念頭，並非突然間產生。它更像南方回潮天，牆壁上會滲出水珠，剛開始只是微微潮濕，過一段時間之後，才會發現整面牆都濕了，不得不面對。這是一種緩慢而堅決的「受夠了」，受夠了手心向上時的忐忑、卑微，受夠了溫暖被切斷之後的無依無靠、慌張

與寒冷。一個冬天的傍晚，我望着空空如也的火塘，塘底留着昨天的冷灰。突然想到，為什麼不能自己把它點燃呢？

於是，我學習做自己的柴火。這個過程是笨拙的。先尋找斧頭，我的「斧頭」是重新拾起的生疏的技能，是咬緊牙關面對曾經逃避的困難。手掌長出水泡，水泡破裂之後又長出薄繭。然後去劈柴。那些柴，就是生活中具體的困難：一份要自己獨立完成的工作、一次要自己拿主意的事、一場自己一個人面對的疾病。一斧下去，有時劈得準，木柴「咻」地一聲裂開，裏面乾硬的木頭就露了出來；有時劈歪了，只削下一層樹皮，留下一道白色的痕跡。於是，我喘口氣，調整好姿勢，再來。

最難的就是引火了。乾燥的細柴，鋪在地上，上面放着粗一點的柴薪。擦第一根火柴時，手總是會抖。小小的火苗靠近刨花，「嗤」地一聲燃起一簇微微顫動的光，很微弱，彷彿一口氣就可以吹滅。雙手捧着它，小心謹慎地，輕輕吹一口氣。不能太急，否則火苗會害怕地縮回去；要平穩地、充滿信心地供給它一些空氣。看着橙紅色的光舔舐着粗大的



●我的火塘，現在也有了穩定的光和熱了。 AI繪圖

木柴，「噼啪」作響，帶有一種陌生又踏實的快樂。這暖意，是從自己的腳下升起來的，不需要外來的風向。

自己點燃的火，情形和以前很不一樣。它的光是內斂的，只靜靜地照亮我四壁的範圍，不虛張，不搖曳。它的熱度是逐漸升高的，不會把皮膚燒傷，但是可以進入到皮膚中去，消除

多年累積的濕氣。坐在火邊時，我時常會想起兩個後來的妻子。想起林徽因，在顛沛流離的旅途上，在病榻之上，手裏還拿着圖紙，她生命的光熱源於對建築之美的癡迷創造，那是把生命扎根於事業和智慧之中的挺拔。想起楊絳，在「我們仨」失散後的漫長歲月裏，她把無盡的思念和孤獨，沉澱成筆下從容而純淨的一字一句，這是一種把苦難反芻為養分的高貴。

她們，不會將門開得很大，讓冷風穿堂而過。她們守護着內心的火焰，使之燃燒得足夠亮堂，既可取暖，又可照亮他人。有一種有尊嚴的暖，不需要祈求，不需要炫耀，只是靜靜地存在，證明生命的能量是可以從自身產生。

我的火塘，現在也有了穩定的光和熱了。我不再是當初站在門口乞求的人了。我雙手劈柴、引火、看塘火，就像看自己的生命一樣。這個過程中，我慢慢領悟到自強並不是一種姿態，而是一種能力；尊嚴也不是別人賦予的一種評價，而是自己一點一點地建立起的一種內在秩序。

夜越來越深。屋外，風或許還在遊蕩，敲打着窗戶。但是我已經不在乎了。撥了撥塘裏的柴火，使它們更加緊密，火光把低頭的影子投射到身後的牆上，影子邊緣清晰，不再消散。

爐溫適宜。至於明天要用多少柴禾，那是明天添柴時，再考慮的事了。

今夜，我要穿越雪原

今夜，我要穿越雪原
去摘地平線上那顆朝陽
把它揣在胸口，為心臟照明
心亮了，夜就退了
風暴溜了，狼嚎就蕩了
今夜，我要和寒流交手
我要把寒流攆進山谷
可能，要弄崩一片雪原
那些筋骨裏都咆哮憤怒的蹄印
只好踐過白雪的腰身
所有的躁動抑或罪過
無非想讓心靈的長夜
不再以自身血液維持恆溫
如果所有光亮都依附心臟
光明遲早滅絕
不如趁着月亮打盹，星星迷惘

拿出足夠的膽量
把我的馬兒馳進無疆
看我的馬兒和夜的遠方
誰，最先接近太陽
我要在逆光的雪原中啟程
鍾愛的白雪
請原諒我魯莽的飛奔
我要去採集光明的神藥
好治癒你創傷的腰身

歸途

躺入白雪溫柔的胸脯
呼吸輕輕散開
唯有心跳撞擊冬的絨默
凝視穿望欲滴的冰凌
大雪封閉所有來路
窗花卻美麗如初
遲到的鴿哨怎麼也鳴不藍早晨

再安靜地睡一會吧
失眠和酒瓶
別在軟軟的羽絨服裏睜大眼睛
我願夢到一座小城
有降雨雲預告季節
還有一個拾山藤的小女孩引路
我必須要翻過去
山不能阻止水不會挽留
到那裏便會遇到我鍾愛的天鵝湖
我的白天鵝她哪裏走遠
正等待我翩翩啟程
去超越雪線
去超越迷津

我是笛子上那隻笛孔

我是笛子上那隻笛孔
怕辜負自己的位置
拚命用詩怒吼

飛雪賜予我初心的純情
朔風企圖堵塞我的歌喉
我的靈感
開放得十分冰冷
沉默地佇立在
陽光與陰影的分界線
羸弱的思索有幾分萌動
北方握着這支雪笛
許多種音色
塗抹沒有預期的雪崩
「北方，假如我不配
在你的笛孔上奏鳴
也會伏進你永不凍結的胸襟
以微弱的聲音簽署一份
關於北方雪域的通行證」

時代詩行

聽，雪落的声音

今夜無風。獨坐書齋，對着一窗墨色。白日的市聲早已沉澱，世界像一口古井，幽深得沒有回響。這過分的靜，讓耳朵生出空茫的耳鳴。我放下書卷——上面的字句都失了魂魄——決心與這寂靜對峙。

熄了燈。黑暗如潮水漫溢，吞沒我和屋中器物。眼睛放棄掙扎後，其他感官便甦醒了。皮膚感到空氣微涼，鼻子嗅到殘墨的淡香。最響醒的是耳朵，它們像兩片初生的貝，向着無邊的夜全然張開。

就在屏息等待中，我聽見了。

那聲音極細，極怯，極疏落。像是從太古洪荒漏出的一兩個清冷音符。它來了，又不像來，只在心尖最柔軟處，用羽毛尖兒若有若無地搔一下。凝神去追，它便沒了；稍一鬆懈，它又在另一個角落輕輕試探。

是雪。

我輕輕走到窗前，額角貼上冰涼玻璃。窗外不再是純粹的墨色，有一種極微弱的光在流動，像是無數逝去的時光在此刻回眸。定睛細看，才辨出那是雪。它們不像撒鹽，不像飛絮，倒像無數迷路的透明精魂，從無窮高處悠緩地、夢遊似的墜落。

閉上眼，用全副心神去聽。

這落雪的聲音，萬不能用耳朵去「聽」；得用心神去「映」，如平靜湖面映照雲朵飄過。它沒有旋律，不成調子，只是一種存在。像慈母在搖籃邊哼唱無詞的眠歌，像春蠶夢中嚼食桑葉的嚙語，又像最微弱的星光穿過億萬光年寂寞後，那聲疲倦的嘆息。

聲音漸漸不再疏落。獨奏變成低語，低語匯成融融的合響。這合響不增音量，只變得更充盈，更厚實。像一團無形的清涼之氣，包裹着屋子，包裹着我。我彷彿成了埋在地底的種子，而這雪聲是綿長溫柔的覆蓋。

在雪聲包裹裏，白日擾攘的思緒都沉澱了。功名、得失、憂樂，此刻都顯得遙遠。雪像最高明的禪師，不言不語，只是落着，便消解了世間一切對立。想起《王子猷雪夜訪戴》：「乘興而行，興盡而返」，那「興」之起落，不正如這雪聲，空靈無跡，只存於當下真切的心麼？

雪落着，落着。我聽見它們疊壓松枝的柔韌承托，覆蓋屋瓦的均勻呼吸，最終融入大地脈搏的寂靜融。這是一種偉大的寂靜，孕育着無窮生機。忽然覺得，雪不僅落在窗外，也落進心裏。它將內裏的塵埃蕩蕩覆蓋，讓心也成了一片白茫茫的乾淨空地。

不知過了多久，充盈天地的合響又漸漸疏落，復歸最初的怯怯獨奏，最終連獨奏也隱去。世界重回古井般的幽深。但此刻的寂靜已全然不同——它被雪聲洗滌浸潤過，飽滿而安祥。

沒有開燈，只在黑暗中靜靜站着。天明了，會有一個粉妝玉琢的世界，但那是屬於眼睛的。唯有今夜，這用耳朵聽來、用心靈映來的雪世界，才完全屬於我。

那雪落的声音，其實從未在窗外響起過。它一直在我心裏。



●窗外的雪落着。 AI繪圖

一摞書兩代緣

老家堂屋的木櫃最底層，壓着一摞用藍布包裹的書。布面已被歲月浸得發暗，邊角磨出了毛邊，卻依舊嚴嚴實實地裹着裏面的三十幾本舊書。這是祖父留給父親的念想，也是父親傳給我的傳家寶，一摞書，牽起了兩代人的緣分。

祖父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鄉村教師，一輩子守着村頭那間土坯教室，手裏的粉筆末染白了兩鬢。他愛書如命，工資大多換成了書頁泛黃的典籍。父親說，小時候家裏窮，買不起煤油燈，祖父就藉着灶膛裏的餘火，在炕頭翻書到深夜，有時火星濺到書頁上，燒出個小洞，他便心疼得幾幾天睡不着覺。

那時候村裏識字的人少，誰家有紅白喜事，或是要寫書信、填表格，都來找祖父。他總是放下手裏的書，樂呵呵地幫忙，寫完後還會藉着機會教人家幾個字。有一次，鄰村的王大伯要給在外當兵的兒子寫家書，祖父手把手教他寫字，整整耗了一下午。傍晚送王大伯出門時，對方塞給他兩個熱乎乎的紅薯，祖父推辭不過收下，轉頭就分給了圍觀的孩子們，自己則繼續抱着書在煤油燈下研讀。

祖父的書大多是舊書，有民國時期的線裝本，也有五十年代的教科書。書頁上密密麻麻寫滿了他的批注，蠅頭小楷工整有力。父親說，祖父常說：「書是活的，要讀進心裏。」他教學生時，從不照本宣科，總能把枯燥的文字講得生動有趣。有一年大旱，地裏的莊稼焉了，村民們急得團團轉，祖父在課堂上給學生們講《淮南子》裏「大禹治水」的故事，告訴孩子們「事在人為，只要肯用心，就沒有跨不過的坎」。後來，他帶着村民們挖渠引水，硬是保住了大半莊稼。

我六歲那年，祖父病重。彌留之際，他讓父親把那摞書抱到床前，枯瘦的手撫過藍布包裹，聲音微弱卻堅定：「這些書，你要好好留着，能教孩子識字，也能教孩子做人。」父親含淚點頭，祖父便安詳地閉上了眼睛。

祖父走後，父親把那摞書當成了珍寶。他沒讀過多少書，年輕時跟着村裏人外出打工，吃過沒文化的苦。有了我之後，他便照着祖父的樣子，教我讀書識字。每天傍晚，父親會把藍布包裹打開，取出一本舊書，讓我坐在他腿上，一字一句地教我念。他的普通話不標準，常常念錯字音，我便咯咯地笑，他也跟着笑，然後認真地說：「等你長大了，



●一摞書，牽起了兩代人的緣分。 AI繪圖

要好好讀書，別像爹一樣。」

有一次，我不小心把一本《論語》掉在了地上，書頁撕了個口子。父親見狀，臉色一下子沉了下來，嚴厲地批評了我。我委屈地哭了，母親連忙過來勸，父親卻擺了擺手：「這不是普通的書，是你爺爺的心血，也是咱們的根，不能糟蹋。」那天晚上，父親坐在燈下，用膠水小心翼翼地

翼翼地把撕壞的書頁粘好，又用剪刀把毛邊剪整齊，忙活了大半夜。

隨着年齡增長，我漸漸讀懂了那些舊書裏的道理，也讀懂了父親對祖父的思念，對我的期許。上中學時，我迷上了武俠小說，把祖父的舊書拋在一邊。父親沒有指責我，只是在一個周末的下午，把我叫到堂屋，打開了那個藍布包裹。他拿起一本祖父批注過的《孟子》，指着上面的字跡說：「你爺爺當年教學生，總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讀書不是為了消遣，是為了明事理，長本事。」父親的話讓我羞愧不已，從那以後，我又重新拾起了那些舊書，在祖父的批注和父親的教導中，慢慢成長。

如今，我已經參加工作，離開了老家，但那摞書依舊放在堂屋的木櫃裏。每次回家，我都把藍布包裹打開，翻看那些舊書。書頁上的批注依舊清晰，父親教我讀書時的場景彷彿就在昨天。我知道，這摞書承載着祖父的教育情懷，承載着父親的殷切期望，更承載着兩代人之間深沉的愛意與傳承。

那年春節，我帶着孩子回到老家。父親特意把那摞書抱了出來，放在孩子面前，笑着說：「來，太爺爺的書，給你看看。以後啊，也要教你讀書識字。」孩子好奇地伸出小手，輕輕撫過泛黃的書頁，眼裏滿是懵懂。我看着父親蒼老的面容，看着孩子稚嫩的臉龐，看着那摞歷經歲月滄桑卻依舊完好的書，忽然明白，這一摞書，不僅是兩代人的緣分，更是一個家族的精神傳承。它像一盞明燈，照亮了祖父教育育人的道路，照亮了父親為人處世的準則，也將照亮我和孩子未來的人生。

藍布包裹依舊安靜地躺在木櫃裏，裏面的書已經泛黃發脆，卻依舊散發着墨香。那墨香裏，有祖父的堅守，有父親的期盼，更有兩代人之間無法割捨的情緣。這情緣，如同陳年的老酒，越品越濃；如同參天的大樹，根深葉茂，代代相傳。